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第五回 青埂峰湘蓮逢寶玉 觀音庵鳳姐遇秦鍾

卻說賈寶玉自從那日鄉試出場，在稠人廣眾之中，忽然看見了那個癩頭和尚，在那裡遠遠兒的合他點頭呢。他便趁著人擠的空兒，撇下賈蘭，跟著那和尚就走，恍恍惚惚就像腳下生雲的一般。不多一時，連城池、房舍的影兒都不見了，但見一片曠野，人跡全無。山腳之下有個小小茅庵，那和尚便領著寶玉進到裡面。寶玉心下歡喜，知是真師，便倒身下拜道：「師父怎麼這時候才來，弟子已於進場之時，將塵緣斬斷，此心一無罣礙，伏乞師父就與弟子披剃了，好跟隨師父到大荒山青埂峰去的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你此時剃髮出家原可，但恐他日還要留髮還俗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弟子心如槁木死灰久矣，望師父勿疑。」那和尚笑道：「你久已就要做和尚了，閨中戲語我已先聞。今日寶玉之和尚，正以答黛玉之眼淚耳。」寶玉聽了，愈覺驚心動魄。當下那和尚便與寶玉削了發。

忽見庵門外走了一個跛足道人進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寶玉，你可真做了和尚了，你還是為林妹妹呢，還是為襲人呢？」寶玉心下大驚，知是異人，連忙下拜道：「請問師父從那裡來？」

那和尚道：「我乃茫茫大士，這位道友乃渺渺真人。我二人自開闢以來，就在大荒山居住。那大荒山中間，最高的一峰名為青埂峰，峰下有一塊女媧補天未用之石，就是你與宋朝石曼卿的前身。因你自恨無才補天，故我二人帶你到昌明隆盛之邦，投胎於詩禮簪纓之族，在那花柳繁華地、溫柔富貴鄉里去閱歷了一番。幸而你夢入太虛幻境，見了冊子，醒悟過去未來，將紅塵看破。故我二人今來指引，帶你到大荒山青埂峰去歸還原處。」寶玉道：「弟子之玉原來是硤跌之石，多蒙二位師父指明，頑石從此點頭。」說罷，又磕下頭去，起來看時，二人已頓改形容，那裡還是癩頭跛足的模樣。

但見茫茫大士，光頭白面，身披袈裟；那渺渺真人，頭帶綸巾，身披鶴氅，美目修髯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態。寶玉道：「師父，請問此處到大荒山還有多少路程？」二人道：「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。如今還有一事，你且隨我去來。」寶玉跟了二人，轉過山彎，只見一道大河，一隻大船灣在那裡，滿地上大雪。二人道：「天倫至性，不可以不拜辭。」二人把寶玉扶上船頭，明明見他父親賈政坐在船內，寶玉便拜了四拜，站起身來，打了個問訊。賈政吃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可是寶玉麼？」

只見船頭上一僧、一道攙了寶玉說道：「俗緣已畢，快走，快走。」三個人飄然登岸，賈政不顧地滑，在後面趕來，只見那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人口中作歌：

我所居兮青埂之峰，我所游兮鴻濛太空。誰與我游兮吾誰與從，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。

歌畢，一轉就不見影兒了，那賈政只得回船去了。

這裡寶玉三人，走不多時，早到了大荒山無稽崖。但見萬丈嶙峋，直插霄漢，進了山口，頓覺眼界光明，別是一番世界。

四下裡豁呀怪石，詰曲糾鬆，雲隱飛泉，蘿紛峭壁，猿啼鶴唳，虎嘯龍吟。直走到白雲深處，只見那樹林裡有小小三間茅屋。

到了門口，大士、真人把寶玉領著進來，只見裡面有一個少年，笑容可掬的迎了出來，道：「師父辛苦了，寶兄弟來了麼？」

寶玉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柳湘蓮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柳二哥，你原來在這裡，一向好麼？」湘蓮也笑著問好。大士、真人也笑道：「你們可謂他鄉遇故知了，且到裡面再敘罷。」說著，都到了裡面。

湘蓮、寶玉先行了師徒之禮，後敘了朋友之情。大士、真人上坐，湘蓮、寶玉侍坐。寶玉先就站起身來道：「弟子下愚，多蒙二位師父不棄，度脫來山，惟望師父慈悲，指示些參禪悟道的路徑，明心見性的工夫，也不枉弟子負笈千里一場。」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一齊大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個癡人，儒釋道三教名雖殊而理則一。釋道兩家之明心見性，即儒教之克己復禮也。釋道兩家之坐靜參禪，即儒教之正心誠意也。釋道兩家之定慧，即儒教之慎獨也。我聽見你要把《參同契》、《元命苞》、《五燈會元》之類等書，一火焚之，說是『內典語中無佛性，金丹法外有仙舟』。這話就很是，為什麼今兒反不明白了呢？」

你總因為是捨近而求遠的緣故。那《孟子》說的：『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』了。我們如今索性把你小時讀過的、熟的說給你罷。譬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，其所不睹；恐懼乎，其所不聞，這就是至捷的路徑。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這就是絕妙的口訣。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這就是極盡的工夫。你若必要講些通關運氣、坎離鉛汞之事，那就是惑世誣民之言，非我二人所知的了。」寶玉聞言，不禁大驚失色道：

「依師父這等講來，如何能夠成仙成佛，白日飛升呢。」大士、真人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癡人，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止白日飛升而已呢。」寶玉聽了，恍然大悟，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「原來師父之道，不用他求，只是正心誠意而已。」大士、真人拍手笑道：「你如今既然醒悟，就在此與湘蓮二人，同心合力的把我們適才所授的口訣，密授的心法，日新日日新起來，到了三月不違的時候，我們二人再來指點迷津。如今尚有未了的因緣，還要下山去走走。」說著，便站起身來，湘蓮、寶玉二人送出門外，只見大士、真人將袍袖一展，早已不見了。

寶玉這裡看的出了神，呆呆的發怔。柳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怎麼發起呆來，做什麼呢？」寶玉這才回過頭來，拉著湘蓮的手，笑道：「柳二哥，你可知道那日跟了道士出家之後，薛大哥同人四下裡找尋了幾天，還哭了幾回呢。你原來也就是跟著這二位師父來了，你在此已潛修了多時，工夫想是大有進益了。」

「湘蓮道：『我初到此時，也是蒙師父口授了幾句四書，專心學去，雖覺果有奇妙，然而究竟也還算不得什麼工夫。寶兄弟，你我之來此處，皆是一樣的心腸，一樣的情境，真可謂：『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』的了。』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，你我把塵緣斬斷，萬念皆空，這會子乃是二人同心，不是同病相憐呢。」

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可要看看你的前身去麼？」寶玉猛省道：「是啊。師父說我是補天未用之石，就在青埂峰下。柳二哥，青埂峰在那裡呢？」湘蓮道：「你跟我來，我指給你就是了。」寶玉便跟著湘蓮，由茅屋之後，攀藤附葛的上了山頂。

果見一塊石頭，約高七尺，玲瓏剔透瑩然如玉，與那塊通靈玉的形狀雖有大小之殊，略無參差之別。寶玉見了，不勝驚異，悲歎了一會子，漫漫用手摸撫著，不覺有感，成詩一首。因朗吟道：

故我相逢劈面驚，塊然磊落識三生。

恨無精衛銜填日，空有媧皇煉補名。

磐固果然前輩事，石交奚只故人情？

峰前若問誰知己，我與當年石曼卿。

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真可謂一往情深了。這詩詞一道，我竟不能，也不敢勉強奉和。」說罷，下山吃了晚飯，又談了一會子閒話，二人遂取蒲團鋪在裡間榻上打坐。由此日夜用功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王熙鳳、尤三姐、鴛鴦三人離了太虛幻境，車走如飛。

行了半日，但見陰風慘淡，黑霧迷漫，已不是光明景象。鳳姐道：「三妹妹，你看天色平西，天也不早了，也要早些找個下處。我們比不得男人們，晚上沒處住，可怎麼樣呢。」尤三姐道：「遠遠兒的望著，前頭有一帶樹林，那裡必有人家，且到了那裡再說。」不一時，已到了面前，但見人煙湊密，熱鬧非常。路南有座小廟兒，上寫著「觀音庵」三字，旁邊又帖著一張紙條兒，上寫著「小庵專為往來女眷」。尤三姐一見大喜，忙叫住車，遂下了車，走到廟前，將門環兒叩了兩下。只聽裡面「咯吱」一聲，開了庵門，走出個老尼姑來，見了尤三姐問道：「姑娘是是那裡來的？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們是太虛幻境來的，特借寶刹暫住一宵。」那老尼姑道：「這麼樣，就都請到裡面坐罷了。」於是，攙了鳳姐下車，後面鴛鴦也到了，一起下車走進庵門。小太監一齊將車御

進庵內。

老尼姑請三人到禪堂坐定，小尼姑倒上茶來。鳳姐向鴛鴦道：「你看這個小姑子像誰？」鴛鴦也仔細一瞧，道：「你不是那饅頭庵的智能兒麼？」智能聽了，也將他二人一看，道：

「你們是從那裡來的？好像是賈府裡的璉二奶奶和鴛鴦姑娘似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不是智能兒是誰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好了，有了熟人兒，就好打聽老太太的下落了。」智能兒道：「老太太過去了好些日子了。」老尼姑聽見，便叫智能兒道：「既都是賈府上的奶奶、姑娘們，可將行李照應著搬到裡邊小套間裡，說給廚房裡預備上等的酒飯，泡了好茶來。」智能兒答應著去了。鳳姐道：「這個智能兒是老師父幾時收下的徒弟？他是我們的一個舊人兒。」老尼姑又將智能兒的來歷，述了一遍。鳳姐聽了，也不理會這個秦相公是誰。

鴛鴦道：「老師父，才剛智能兒說我們老太太到你這裡來過，如今過去了好些日子了。老師父，可知道我們老太太現在在那裡呢？」老尼姑道：「老太太過去的日子久了，目今的下落，這卻那裡知道呢？我們這裡的規矩是，進城之後頭一天，先在城隍大人衙門裡點名過堂，第二天才帶見閻王，稽查了善惡，也有送往上界骨肉完聚的，也有打發脫生轉世的，也有發在各處地獄裡受罪的，種種不一。我們這會子，怎麼知道老太太的下落呢？」鳳姐聽了，著急道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？我們三個人原是太虛幻境奉娘娘的命，來訪尋老太太的。我想我們老太太一生好善，也斷不能有地獄的事，這會子或者送往上界去了，或者脫生轉世去了，都不可知。可教我們怎麼尋訪呢？」

尤三姐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咱們明兒到了城隍的衙門，也就好尋訪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們原是太虛幻境的人，本不屬城隍的管轄。這會子，為什麼出頭露面的自己尋上門去，教人家點名過堂呢？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，咱們千辛萬苦，原為老太太而來，也講不起出頭露面的話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更糊塗了，就是咱們明兒出頭露面見了城隍，難道敢問城隍要老太太不成？」老尼姑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不必著急，一路辛苦，這會子也餓了，且擺飯罷。吃了飯，我替你們打算個主意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吩咐智能兒擺上酒飯來，大家吃過，漱了口，送上茶來。鳳姐手擎著茶杯笑道：「老師父，你才剛兒說給我們打算個主意，我倒要領教領教，你到底有個什麼主意呢？」老尼姑道：「依我的愚見，奶奶、姑娘們且別進城去，就住在這裡。」

我這個徒弟智能兒，他有個姑表兄弟秦相公，不時的瞧他姐姐來呢。奶奶可給他幾兩銀子，托他到各處裡打聽老太太的下落，如果得個准信兒，你們再作商量，豈不妥當麼？」鳳姐點點頭兒道：「就是這麼著，很好。」智能兒卻捏著一把汗兒，恐怕露出他的破綻來。卻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去將行李打開，替他們鋪了炕，收拾點上燈來。

大家又閒談了一會兒，尤三姐問老尼姑道：「你們這裡可有方便的去處麼？」老尼姑道：「這西邊有個小後院，極其僻靜，奶奶、姑娘們就在那裡走動動罷。」尤三姐向鳳姐、鴛鴦道：「你們不去走走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和鴛鴦姐姐先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於是，尤三姐、鴛鴦頭裡去了，鳳姐這裡慢慢兒的口裡吐淨了檳榔渣兒，裝了一袋玉蘭香吸著，緩步出了禪堂，向西而去。

誰知秦鍾因與智能兒生前綢繆過度，一病而亡。後因智能兒找了來，二人雖然情好甚密，卻不敢在老尼姑面前露出形跡。

每晚黃昏乘人亂的空兒，他便鑽在智能兒屋裡藏著，只等上頭老尼姑睡了，智能兒回房，兩個便赴巫山。這晚正在智能兒屋裡潛等了良久，不見智能兒下來，便伏在窗下舔破窗紙，望外偷看。忽見一個婦人，向西而去。此時月色朦朧，看不真切是誰，但見一個白生生的臉兒恍了過去。秦鍾暗想，必是老尼姑睡了，智能兒到後院子裡解手去了。他便大了膽子，躡手躡腳的溜到後院門首來窺探，只見門兒像是虛掩著的，才待要用手推時，恰值那邊鳳姐開了門過來。秦鍾猛然見了，也並不細看是誰，只道是智能兒從後院子裡小解了回房來了，便一把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師父睡了麼？」嚇的鳳姐魂不附體，大聲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有了賊了。」尤三姐、鴛鴦恰值回來，聽見鳳姐嚷叫有賊，尤三姐生來的矯捷便俐，便忙上前一步，早將秦鍾掀倒在地。鴛鴦便嚷道：「老師父，快拿燈來，捉住賊了。」

禪堂內老尼姑聽見有賊，也就慌了手腳，忙教智能兒提了燈，走過來看時，只見尤三姐揪著一個人，只叫快拿繩子來捆了他。智能兒一看，認得是秦鍾，嚇得呆了，連忙跪下央告道：

「二奶奶，三姑娘，不必生氣，他就是寶二爺的朋友，小蓉大奶奶的兄弟。」鳳姐道：「怎麼，是秦鍾這個小子麼？好小子啊，怎麼幹起這樣勾當來了。」秦鍾在地下哼哼的道：「原來是璉二孀娘，我該死，認錯了人了，當是智能兒呢。二孀娘開恩，饒了我罷。」鳳姐道：「三妹妹，放他起來罷。」尤三姐一鬆手，秦鍾羞慚滿面爬了起來，給鳳姐請安。只見老尼姑照著智能兒臉上，下死勁的啐了一口道：「沒臉的東西，成日家鬧姑表兄弟，今兒可不鬧了。奶奶、姑娘們既然認得這個秦相公，且請到禪堂坐下，慢慢兒的說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進了禪堂坐下，鳳姐道：「秦鍾小子呢？」秦鍾只得訕訕的走到鳳姐跟前。鳳姐笑道：「好孩子，幾年沒見，你竟乾出這些把戲來了。」秦鍾道：「說起來，這還是二孀娘的過失。」鳳姐道：「噯喲喲，你們聽聽，他們兩個人乾出來的勾當，怎麼倒說是我的過失呢？」秦鍾道：「那日子給我姐姐送殯，二孀娘若不帶了我們住在饅頭庵，那裡有這一件勾當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寶玉一定也被你們引誘壞了。」

我只說你們多大點子小崽子，怎麼竟會成起精來了。老師父，你才剛說秦相公，我也再猜不到就是他，他是我姪兒的小舅子呢。老師父，你可把智能兒讓我們贖了去，成就了他們兩個的生死姻緣，也是你出家人的好事。我們好差他尋訪老太太去的。

「老尼姑道：「奶奶說的很是，我早就要教他還俗呢。」

秦鍾道：「前兒我聽見智能說，老太太過去了好些日子了。」

二孀娘怎麼這會子又來尋找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們這會子都在太虛幻境，你姐姐也在那裡呢。我們是奉了元妃娘娘之命，來訪尋老太太的。他們兩個人，你可認得麼？」秦鍾細將尤三姐、鴛鴦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這一位好像鴛鴦姐姐，我在老太太屋裡見過的。這一位姐姐也很面熟，只是一時兒想不起是誰來了。」

尤三姐笑道：「好個小猴兒崽子，我是你姐夫的三姨兒呢。你如今和我翻了輩數，叫起我姐姐來了。」秦鍾笑著，忙給尤三姐請安，又給鴛鴦作揖，道：「二孀娘，三姨兒，請放心罷。」

姪兒明兒起個黑早進城到城隍衙門裡，有個馮書辦他和姪兒認識相好，只消找著了他，必然知道老太太的下落了。」

鳳姐道：「很好，我今兒且給你們成全了好事。智能兒呢，怎麼躲著去了？這裡來，我和你師父說明白了，這會子你放心大膽的把你這個小女婿子帶了房裡去罷。」他二人聽見了，只得老著臉兒雙雙的去了。這裡鳳姐三人也進了套間，各自就寢，老尼姑也在外間睡了。

次日天才黎明，鳳姐等尚未起來，忽聽門外人喊馬嘶，打得庵門一片山響。鴛鴦忙起來穿上了衣服，推他二人道：「二奶奶，三姑娘，快穿上衣服罷，你聽外面嚷鬧的了不得，不知是什麼事情？」說著，忙下炕走出外間來，將老尼姑推醒。老尼姑連忙起來，走出外邊開了庵門看時，只見一群衙役擁了進來，嚷道：「昨兒晚上，這裡的鄉約地保報了大人，說你庵裡窩藏了美人兒似的三個姑娘，你們可莫要放他們走了，大人少刻著管家奶奶們來相看呢。」老尼姑嚇了一跳，飛也似跑了進來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，不好了，你們昨晚住在這裡，城裡的大人知道了，差了多少衙役把守庵門，說少刻差人來相看你們呢。」鳳姐大驚失色道：「這還了得，那裡有這樣的混帳大人呢。我們又不屬他管轄，相看我們做什麼？況且我也是五品的宜人，有夫之婦，相看了他又敢怎麼樣呢？倒是你們兩個人，怕有些費手。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說的是什麼話呢，怕他怎麼，還有一死呢，誰還沒死過的嗎？」老尼姑道：「這也說不起了，現官不如現管，只好等他們相看了，再作商量罷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說不得了，拿鴛鴦劍來，等我出去殺了這一起混帳東西罷。」

正忙亂間，只聽院內有個婦人的聲音，問：「老姑姑起來了沒有？」老尼姑連忙出來看時，只見是兩個婦人，一個是鮑二家

的，那一個不大認識。老尼姑大喜，忙叫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，不用急了，前兒跟老太太的鮑二嫂子來了。你們問問他，就知道老太太了。」

鳳姐連忙出來一看，大喜道：「你們兩個從那裡來的，這一個不是司棋麼？」原來這兩個婦人，果是司棋、鮑二家的，一齊進來，笑道：「原來是二奶奶，林姑娘沒來麼？」鳳姐道：

「你們兩個從那裡來的，怎麼問起林姑娘來了？」鮑二家的道：

「二奶奶原來不知道，這裡的城隍就是咱們家的林姑老爺。前兒老太太到了，認了親了。姑太太因為林姑娘去世了，沒到這兒來，怕是走迷了路，這會子，現在四城門帖了告示，遍處尋訪。昨兒晚上，有這裡的鄉約地保報說，觀音庵住下了美人兒似的三位姑娘。姑太太聽見了，恐怕這裡頭有林姑娘，所以五更天催齊了人役，打發我們兩個來看來了。」

鳳姐三人聽見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鳳姐道：「才剛兒老姑姑來說，城隍大人要差人來看我們呢，把我們都嚇糊塗了。」

老尼姑笑道：「這個話，想是外頭衙役們把話說錯了，倒教奶奶、姑娘們受驚。」鴛鴦笑道：「我還記得，鮑二嫂子頭裡說過我們二奶奶是閻王老婆，怪不得今兒閻王爺轉教城隍來看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鳳姐又道：「你們兩個怎麼得到林姑老爺衙門裡的？」司棋、鮑二家的各將自己的始末說了一遍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蹄子倒有造化，都得了好處了。我倒替你們受了多少委屈。」

鮑二家的我也不計較他了，那是我們那個爺自己平常。司棋，你和你姑舅哥哥兩個，很該機密著些兒，為什麼又弄你娘的個香袋兒扔在山子石背後，教傻大姐兒拾了，遞給大太太，好教我受太太的數落。」說的司棋紅了臉，低頭不答。鮑二家的道：

「二奶奶，我們如今都改了。既然蒙你老人家不計較我們，就當著老姑姑，給我們留點兒臉兒罷。司姑娘，你出去告訴你們那一個，快回去給老太太、姑太太報個信兒去，就教再抬幾頂轎來伺候。」司棋連忙出去了，老尼姑便叫智能兒去教廚房裡早些預備早飯。

只見秦鍾上來，給鳳姐三人道喜。鳳姐笑道：「老太太有了下落了，這裡的城隍就是咱們林姑老爺，你和智能兒也跟了我們去罷。」秦鍾道：「多謝二孀娘的恩典，姪兒正沒個托足的地方兒呢。」老尼姑道：「這就很好，我們智能兒終身也有了靠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白折了個徒弟，我心裡又覺不安呢。」

老尼姑道：「這倒不相干，我的徒弟多著呢。只要奶奶在夫人面前把我提拔提拔，多賞點兒佈施就有了。」說著，智能兒早回說擺飯。

大家正吃畢飯，只見潘又安進來，先給鳳姐等請了安，便回道：「小的才剛兒回去，稟知了老太太、姑太太，都歡喜的了不得，立刻打了轎子來接奶奶、姑娘進府呢，外邊已經伺候妥當了。」鳳姐三人立起身來，向老尼姑道謝，又給了五十兩銀子佈施。老尼姑千恩萬謝的道了簡慢，直送至大殿前頭，服侍他們一一的上了轎，方才進去，這裡鳳姐等三人，坐了轎到城隍衙門裡來，要知進了衙門怎樣相見，須看下回分解。